

四季书

即使去不了远方，

在四季的更迭里，

一样能完成

一趟又一趟

心的旅行。

钱红丽 著
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 CITIC PRESS

四季书

钱红丽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季书 / 钱红丽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5086-4680-0

I. ①四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43151号

四季书

著 者: 钱红丽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40mm×920mm 1/16

字 数: 100 千字

印 张: 14.25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4680-0/I · 539

定 价: 36.00 元

版 次: 2014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代序

看秋雨打湿南瓜

胡竹峰

木心先生说他少年时代，读遍了当时能够读到的古今中外名著，以后差不多是温习。这话说得传奇。天才从来传奇。木心以文章横空出世，不是天才是什么？木心本名孙璞，孙家是乌镇乡绅大族，和沈雁冰沈家关系不错。那时候沈先生以茅盾的笔名声名赫赫。因为抗日，沈家书屋暂交孙家照管。想象一个小小少年，没日没夜捧书细读精读粗读泛读。倘或是深夜，纸窗上映着读书人的身子，这样一幅“读书图”可谓中国文化的剪影吧。

我到三十岁的时候，要读的名著才差不多读过，没读的兴趣也不大。书本世界固然精彩，自然世界更加美妙。文人躲进书斋，从来被人瞧不起。司马迁在野外考察跋涉，抖落一身风尘，落笔写下的《史记》才独出机杼，分得一杯先秦文章的羹汤。汉赋无足观，不是汉赋的原因，是写赋人的问题。建安三曹且

不去说，轻轻绕开，谈谈陶渊明。陶渊明诗文戒色彩，戒夸饰，戒繁复，戒深奥，戒典故，戒精巧，戒黏滞，几乎没有所谓的书卷气。但陶渊明融入了田园，写出了自然人生境界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成了中国文人千年不移的理想。还有那个桃花源，几乎就是中国人心灵的净土。

从陶渊明开始，到《齐民要术》的作者贾思勰，再到写《本草纲目》的李时珍，还有做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的吴其浚，这些人为中国文章的大河增添了自然之气、洁净之气、深远之气、幽香之气、散淡之气。再后的文事不多说了吧。《呐喊》自序中鲁迅有这样的笔墨：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。我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回到房间读钱红丽这本《四季书》。

这一回钱红丽也从书本里走出来了，慢条斯理给我们讲述草木性情，还有从前的旧事。《四季帖》写节令，《故乡帖》写往事，调子不急不缓，差不多进入把玩状态。真的是把玩了，钱红丽学会了慢慢欣赏飞花落叶、霜冷雪白，尽管还会纠结于人生之苦，气韵偶尔也受到小我情绪的约束，但文章到底进入了自如境界。

钱红丽早期文字突兀婉约，章法上喜欢剑走偏锋，写着写着，常常冒出别出心裁的招式。那时候她下笔节奏细密，感官描写敏锐，吹面不寒杨柳风中偶尔带出一抹冷意。现在不了，如今写文章，纤细有动态，与山川同在，与四季同在，与草木同在，这是修为到了。《四季书》行文朴实，句子也用得短，对田园对民间对生活平铺直叙，有安庆下雨天，几个女人一边织毛衣一边聊天的氛围。

认识钱红丽之前，读过她两本书，文字漂亮得很，像秋雨打湿的小南瓜。钱红丽应该从草木瓜果蔬菜田园里找到过许多灵感的，她一定会喜欢小南瓜。这本书里提到南瓜的地方不少，《鱼咬菱角秆，南瓜藤下饭》一文说：“前些天，买回一把南瓜藤，坐在矮凳上，在黄昏里慢慢撕皮……”《茄蒂，山芋梗以及冬瓜皮》又说：“空心的南瓜藤秆儿撕皮，捏扁，嫩叶不摘掉，放一起炒——碧绿一盘翡翠闪着白光，那白光是一颗颗肥美的蒜粒，在七点半不落的夕晖里跳跃，桌边人在喝着一碗碗清亮亮的粥……”钱红丽还说：“我的‘哀江南赋’能写很多篇，比如山芋梗子，比如南瓜藤，比如菱角菜，比如茄蒂……滋味万千，表里如一。”亮堂极了，读来受用。

我散散淡淡有草莽气，她轻言细语从来就特立独行，我长得像水稻小麦，她却像园子里的青菜。她的这些文章，也有小瑕疵，但无妨，类似古玉之沁，不损其格。总体是温润滑腻的，落在眼里，明丽且萦绕着丝丝幽雅。

读钱红丽早些年文章，我觉得有些段落可以再深些，有些情节可以再淡些，有些转折可以再从容些，有些观点我甚至想替她斟酌一下。幸亏没那么冒失，都是多余。近年钱红丽的视野已经变了，笔锋也变了，趣味也在变。

有回在饭桌上，遇见钱红丽一读者，说喜欢她的书，新作总要第一时间买来收藏。钱红丽登在报刊上的文字，能看到的也要一一拜读：“她这些年编报纸副刊，确实会写文章，只是人到中年，生活安稳，下笔少了沧桑少了味道。”我笑了笑没作深谈。文学需要生活、文学需要吃苦的话，听得耳朵快起茧子了。文章只论好坏，哪管苦乐。真要钱红丽受苦受难像李清照像张爱玲，写得出《漱玉词》写得出《金锁记》写得出《半生缘》，我情愿

她自此封笔做个享清福的小女人。

那天她请我写序，大致翻翻目录，小叙片刻，我说都是好的，只是辑三“烬余录”这个名字太触目。越来越害怕人生多苦，还是如意好，如意了富泰。我建议改改，她说没关系。

张爱玲小姐一九四四年写过长散文，也叫《烬余录》，记的是香港空战时期的人与事。叫《烬余录》的书，我还读过两本，心里难受得要命，元代徐大焯的《烬余录》与清人张焘的《烬余录》。徐大焯写宋朝旧事，从繁花到残叶，读了掩面却步。张焘写明末清初张献忠部在巴蜀地区活动情况，四川人遭受的磨难太惊心。上星期在家读佛经，生老病死外加忧悲恼、怨憎会、恩爱别离和所欲不得，是人生八苦。人活着就要受苦，写点文字，都可谓“烬余录”的。

和钱红丽交流过几次，大意是希望她把气息放长云云。读完这本书后，觉得真多事，写作又不是钓鱼，放长线干吗。人家是捏绣花针的，张飞送她丈八蛇矛，当然不要。

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，合肥，上九楼

代序

辑一 四季帖

在立春前剥开微小花苞 /003

细雪在怀 /007

春寒雨丢丢 /011

惊蛰一过，万物起身 /015

大风吹落胭红 /018

清明谷雨 /022

立夏的豌豆饭 /026

小满，小满 /030

麦子在夜间倒伏下来 /033

瘦西红柿，切开有籽 /038

鱼咬菱角秆，南瓜藤下饭 /042

茄蒂，山芋梗以及冬瓜皮 /046

七月半，炒粉圆 /050
小河渐渐瘦下去 /054
暮秋的那一桶甜藕 /059
经霜的那碗萝卜 /063
把心脏般的松塔塞进土灶 /067
去往一个幽深的境地 /071
冬天的树与时间的松涛 /074
一碗还顾望旧乡的红薯粥 /078
毕竟小雪了 /082
善于取暖 /086
被大雪掩埋 /090
哭一场都可以 /093

辑二 故乡帖

引子 /099

拥有一块地 /103

过年分鱼 /107

走失的味道 /111

向农业致敬 /115

没有红花草，也没有野兔 /118

挖藕人终生不语 /121

有过故乡的人 /126

钱家祖的腊月 /129

一块影响了人生观的锅巴 /135

谁乌发黑辫，曾一袭绛衣 /141

辑三 烬余录

把兔子埋在芍药的根部 /147

大湖与诗人 /151

锣鼓家伙 /155

不如去听罗大佑 /158

想象成都 /161

我所以为的幸福 /164

诗来使我感旧事 /167

半斤鹌鹑蛋及羡慕女诗人 /170

一个走下坡路的中年妇女 /173

漫长的巴赫与水萝卜 /176

肃杀人间的丰盛美食 /180

与青菜相濡以沫 /183

笋与芹 /186

玉玲珑 /190

豆渣的富丽荣华 /193
借三条路完成日常生活 /196
我该怎么教他们安度晚年 /201
不过是喜欢写点东西 /205
高处的写作 /208
我依然愿意把自己与周遭区别开来 /212



在立春前剥开微小花苞

送孩子上学，雾气很重。虽有点冷，但不再刺骨。路边草一番枯意，再仔细看，草隙里已然绿叶丛生，圆形的叶，米粒一样匍匐，像裹着裘，娇嫩又调皮，像在说：有什么怕的，不就是冷吗？

哪怕下场小雨，砖缝间的苔藓就会绿得生机盎然，无论春夏秋冬。在四季面前，没有什么能强过苔藓的生命力，踩不倒，渴不死，只一点雨水，又是一个囫圇角色，跟某些女性类似，顽强，不争，一直顺应。

感觉到了一种气息，春天的气息，最先在水槽里。黄心乌我们吃了一整个冬天，每天都洗一篮子。有一天，一层一层地剥，尽心处，忽然起了微小的花苞，软弱的，不见光的白。

植物抢在节气前，给我们报告了春天的气息。

离“立春”尚有一星期呢。

这几天，站在阳台远远地看垂柳，已不再肃穆安详，偶尔风动，柳枝轻快地漾，荡得跟什么似的，仿佛一个姑娘拿手指在发里爬梳，不经意的样子，格外惹人注目，是谓风情。

单位北门有几丛连翘，下午上班，发现它们竟冒芽了，紫

紫的，一小撮一小撮。植物真是，这么忍不住，说出芽就出芽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，让人猝不及防。是一夜间的急速，昨天黄昏临下班时，还特意望了一眼，它们跟整个冬天一样，不过是一丛蔫不唧的光杆司令一样的绿棍子，今天是谁吹了一声哨子，把芽全唤出来了。

春天永远这么激烈，像一次夜袭，惊喜又惊艳。

在我目力所及处，冬天临走时，最先开花的是连翘，黄澄澄的一大蓬，像一个精瘦女子跑起来把一袭泡泡裙拎着，远远地看她背影，仙气得很；接着就立春了，红梅、绿萼一定开在春天，跟春梅同时绽放的还有海棠——贴梗海棠先开，天气还阴瑟瑟的冷，等气温渐稳，就是垂丝海棠的舞台了，金钟一样倒挂下来，红的深红，粉的浅粉，妆容不一，离万紫千红略微近一点。海棠都是小角色，真正的大拿是樱花，在树枝间高开低走，呵气成风，到了紧要处，简直怒火中烧般地绽放。樱花开得女性，像美貌，唯一经不起时间的锤炼。

世间事，均如此，越美丽的，越不经留。不比紫叶李，从初春一直开到晚秋，白煞煞的，不惹眼，也没多少人真心热爱吧，但她胜在花期长，孜孜不倦，奋斗不息，四季里占了三席——世间一切美，都抗不过活得长，不比樱花，虽花气袭人，却躲不过短命。

等晚樱开败，春天也沉迷得差不多了。人总是懒惶惶的，什么都不想做，那接下来，可有什么看的呢？

还有茶梅，一大朵一大朵举在枝头，每次看见茶梅，都替她受累，花朵过分硕大，到萎谢坠地时，摔得惨。大红花从蕊里先烂起来，渐次铁锈黄、枯黑。魂被什么给收走了，就不在乎妆容失色了。

春天里，就是这样的春天里，每一年的春天里，幻想着买一棵兰回来，高耸的紫砂盆，衬她低垂的小黄花隐在叶间默默吐芳，也许整面墙都会因她而变得明亮起来，宛如一件平凡小事被一颗慧心描摹而成为一段传奇。

一年年的春天里，仅仅止于幻想，那样孤高独标的一棵棵兰，依然停驻在花市温室里。某一天，心血来潮，前去看望，拿鼻子去嗅那股幽香，而远方正挂着一棵棵猪笼草，滴水观音蓄势待发地绿着，有轰然之声。在春天，绿是可以发声的，有交响乐的豪迈和不可一世，把人心里忽略不计的烦琐重新发掘然后又一把泯灭掉，然后指导你朝壮阔的地方去。

比如，春天里，人走在柳树下就非常好看，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，蹒跚而行抑或闲闲散步，只要是人在柳下，只要是春天，就好看得很。怎么个好看法，我也讲不出来。

春天就是属于眼睛的，你觉得好看就好看，无须讲出一二三来。

春天是很无理的，又骄傲，又憨厚。

这几天算是冬春交接吧，黄昏都显得不同来，是真的不一样了，不像冬天，夕阳急吼吼地说落就落，五点三十分不到，整个天全黑下来，既黑且寒，人心灰败颓唐。春天的夕阳就不这样小气，它迟疑着，舍不得似的，一点点地往西天滑——终于又能领略落日的余晖。整个西天被晚霞覆盖，红黄交叠印染，壮丽一片。这几天骑着车迎向夕阳，一路明亮地回家，心里回荡的是朗费罗的诗——《白昼已告终》。

难道，春天里，人不该抒情么？

春天把人的每一根毛发都调动起来。我们呼吸吐纳，把僵硬蜷缩了一冬的身体，晾在春天的气息里，或者做梦，或者飘浮。